

明

卷

別

藏

詩義集說

江蘇古籍出版社

詩義集說

江蘇古籍出版社



四庫未收書提要

學經室外集卷五

詩義集說四卷提要

明孫鼎撰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中領鄉薦任松江教授擢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是編凡四卷蓋采取解頤指要發揮矜式等書擇其新義彙為一編仍分總論章旨節旨各類展帙釐然頗屬精備其中所引如彭奇詩經主意曹居貞詩義發揮朱彝尊則云未見謝升孫詩經斷法則云已佚考之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知是書成於正統十二年經義考曾列此書而注云未見此則從原刻影鈔惜其序文已佚耳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一

廬陵後學孫鼎編

門人華亭徐觀校

周南總論 周天子之國南南方諸侯之國也謂之周南者
脩齊治平之道本之天子達之諸侯表立於此而天下無不
知所取正焉法立於此而天下無不知所取則焉此化之所
以行而俗之所以美也由關雎而螽斯其詩作於宮中此身
脩家齊之效也桃夭芣苢其詩作於宮中此家齊國治
之效也漢廣汝墳其詩作於南國此國治天下平之漸也若
麟趾則又王者之瑞也故以是終焉是時王道明盛國不異
政家不殊俗故以南之一字該之則南方諸侯之風皆可得
而見矣

解頤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淑者善也是女德之至者也凡溫恭慈惠端莊靜一皆在其中矣文王聖人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敬而已大似聖女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淑而已蓋能敬則能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爲乾之健也能淑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爲坤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

解頤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黃鳥飛鳴乃夏初之時葛方盛而未可刈也雖后妃追叙其事然此時已可見其勤女工之思而有念念不忘之意矣

解頤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是穫爲絺爲綌服之無數

取物以爲用固足見其已貴而能勤愛物於久用尤足見其已富而能儉然能儉實由於能勤大概重在兩箇爲字三代聖人后妃身任其事而不以爲勞所以上行下效而民之質實日用飲食之外無復有過望奢僭之弊是誠后妃之本化天下以婦道而王化之基也 旨要

刈而後獲獲而後績績而後成布成布而後爲衣其爲之也有序其服之也不厭此所以爲勤且儉也 解頤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師氏導我者也則必每事而詢訪見其不敢專也父母生我者也則必及時而問安見其不敢忘也君子宗主我者也則必因師以致告見其不敢褻也 解頤

總論 此詩三章首章是未爲締綌以前事二章是正爲締

一
緒時事三章是旣爲締綰以後事卽爲締爲綰而知其能勤
即澣濯無數而知其能儉因其告師氏而知其能敬因其歸
寧父母而知其能孝關雎之所謂淑指其德之全體言也此
所謂勤儉孝敬又各就其一事言之也所謂后妃之本者勤
儉孝敬正脩身之事身固家國天下之本也 解順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強所能致也必
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拂於夫
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是豈易而能哉之子之所謂宜猶
后妃之所謂淑然淑以其德之蘊于中者言宜以其效之著
於外者言惟其有是德故可必其有是效也然由后妃教化
行而倡於上之子則倣而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其必

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感應之機矣 解頤

肅肅免置椽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免置施于中逵
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免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置免即武夫之事武夫即置免之人肅肅以言其敬赳赳以
言其勇曰干城以其才之著于外者言也曰好仇曰腹心則
以其德之蘊于中者言也以武夫之賤而才可以爲干城德
可以爲好仇爲腹心是何人才之盛若此哉蓋幸而生聖人
之世又幸而生聖人之國則其涵濡聖人之化固宜其成就
之若此也棧樸之詠文王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卑麓之詠
文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是人才之作興固本之文王之
德尤本之文王之壽也有文王之德故其造就之也速有文
王之壽故其涵養之也深雖以置免之野人而其才德之美

若此則其在官使者從可知矣 解頤

文王化行俗美雖置兔之野人皆有才德之可用故詩人因其所爲之事以起興而美之然三章則當順題分章截上下股若混截上下作兩股則非詩意矣况此詩三章前一章言其才後二章言其德詩人既因所事以興斯人有可用之才必兩因所事以興斯人有可美之德破只如此論治化之盛者必觀諸人才論人才之盛者必本於才德三章皆由淺入深之意分豁得分曉方好 三章只是歎美之無已然要見得好仇親於干城腹心重於好仇 發揮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觀其人之能謹於微則知其才之可用於大矣人才不可以易得也以其人之至微而足以任夫事之至重豈非聖世德

化之所致哉當有商之季四方人才之興而南方諸侯之國雖捕兔之野人亦能自異于流俗置置則肅肅整飭也桮棧則丁丁有聲也有如詩人豈可以常才視之哉故其實則皆武夫之赳赳量其任則皆公侯之于城噫人才作興之機必見于聖化感孚之日南國詩人其知此矣 主意

此題大意只是歸宿在文王德化足以使賢才之衆多旨要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然非特其趾之仁厚而已有額焉可抵而不以抵則其額亦仁厚也有角焉可觸而不以觸則其角亦仁厚也此見物性之仁者則體雖不一而固無一體之不仁也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姓仁厚然非獨其子之仁

厚而已有公姓焉其被化而仁厚無以異於公子也有公族
焉其被化而仁厚無以異於公姓也此見聖德之仁者其人
雖不一而固無一人之不仁也詩人言之不足而重嗟嘆之
首章之于嗟所以歎公子之即麟也二章之于嗟所以歎公
姓之即麟也三章之于嗟又以歎公族之即麟也始焉即物
以與乎人終焉因人而擬諸物其所感者深矣 解頤

物性充滿于一身者表裏相符聖德流行于一家者親疎有
序詩人之託興因隨感而不同歎美之詞雖累發而不異也
瑞物以仁厚爲性而一身皆仁厚之著聖人以仁厚爲德而
一家皆仁厚之化則德性之相類者即所以爲瑞也又何知
其形之異哉詩人所以深致歎詠而不易也趾之於子定之
於姓角之於族取其音韻之諧協耳不必強求其意義先公

子次公姓公族則親踈之序也上之麟乃麟之真者麋身牛尾而馬蹄者也下之麟乃以人即麟故不具麟之形而後為瑞也 矜式

觀瑞物之仁形於一身者爲無間則知王者之仁及于一家者尤無間此詩人所以三歎其實也夫王者之化曾何親踈之有間哉宜乎詩人既即瑞物以興其仁厚之所形又因瑞物以歎其仁厚之無異也 發揮

一章興公之子二章興公之孫三章興公之族皆自親而踈子孫親也宗族比之子孫則踈矣蓋兩即嘉瑞以興聖人子孫之皆仁而歎其德之美尤必即嘉瑞以興聖人宗族之皆仁而歎其德之美文王之化無間于親踈宜詩人言之不足而嗟歎之者也 主意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芣于澗之中
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蘋蘩蕓藻之薦者夫人之職夙夜將事之敬者夫人之心國
君之夫人固曰將以共承宗廟之重也苟不能以誠敬之心
奉祭祀之事則何以配君子而爲宗廟主哉采之于沼沚用
之于宗廟舉一事之始終而見其無不敬也竦敬于當祭之
時舒遲于既祭之後舉全體之始終而見其無不敬也知關
雎葛覃爲天下風化之首則知鵲巢采芣亦一國風化之首
其謂之坤承乾以此 解頤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蒞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敬其師者視其書冊而不敢越愛其親者視其杯棬而不能

舉召伯之於南國有師保之尊有父母之親民之思之固未嘗一日忘也其人雖不可得而見其德猶可待而想則其迹之所寓有若甘棠者焉後人豈忍輕棄之哉始而曰勿翦謂不可翦其枝葉也曰勿伐謂不可伐其條幹也繼而曰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雖敗折之且有所不可也終而曰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雖拜屈之且有所不可也所以然者以召伯嘗於此乎爰於此乎憇且說也其愛之愈久而愈深如此可以見文王之風化遠矣召伯之政教深矣南國之風俗厚矣噫是豈後世所能及哉

解頤

愛其物之盛而不忍傷蓋思其人之德而不忍忘也召伯昔舍于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而不忍傷其樹也然思之愈久而愛之愈深然始言勿伐繼言勿敗又終之以勿拜愛之愈

深而不忍傷也 此亦須分章截上下股然只於勿伐勿敗
勿拜上有愛之愈久而愈深之意則混截亦可蓋愛物之心
爲有加則感德之心爲益至蓋思其人而愛其樹時雖久而
愛愈深則因物而感其德者愈久而不能忘矣只如此作亦
可講中分三章排定講去庶不失詩意蓋物以人而存人因
物而感感其德者愈深則愛其物者益切此人情感慕之至
深矣 主意

三章混破與首章意同但要見言之不已之意一節深一節
則形容得勿伐勿拜勿拜上有情 旨要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

此題重在召伯所爰思其德故愛其樹物以人重故也 旨要
羔羊之皮素絲五紞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觀人臣之節儉正直則聖人之化可見矣人臣恃國家之恩寵固易以侈靡尤易以縱肆今觀其衣服有常制則節儉而非侈靡也進止有常所則正直而非縱肆也當商之季而南國之臣若此豈不足以見文王德化之盛哉 矜式

詩人申言委蛇者蓋不足以形容其從容自得之妙故疊辭叙詠有無限稱美意思作此題者要於委蛇上形容 旨要彼茁者葭一發五犯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一發五縱于嗟乎騶虞

于嗟騶虞之詞與于嗟麟兮無以異而彼以爲興此以爲賦者于嗟麟兮此興中之比也于嗟騶虞此賦中之比也公子之仁無以異於麟趾所以見家道之成諸侯之仁無以異於騶虞所以見王道之成由是而法度彰由是而禮樂著由是

而雅頌之聲作豈徒曰風而已哉 解頤

觀動植之物各極其盛可以見人心之仁足以見王者之真
瑞也文王之化被于南國之諸侯皆有仁民愛物之心故春
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詩人兩述其事而重
歎之意謂騶虞之仁乃有自然之性故世以爲瑞今諸侯之
仁亦出于自然不由勉強豈非王者之真瑞乎要見文王之
仁及于諸侯而諸侯之仁及于物物之仁者未足以爲文王
瑞而諸侯之仁乃足以爲文王之瑞也 南國諸侯承文王
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
物故春田而見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蓋舉草木則植物之長
盛可知舉禽獸則動植之生遂可知舉此二端則天下之物
豈有一之不得其所哉是即協和萬邦黎民爲變時雍鳥獸